



论冷战期间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

白建才

摘要: 隐蔽行动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对中国西藏也实施了这一战略,并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即:持续时间长;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之以隐蔽的宣传战;与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这一战略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也给中国留下了棘手的后患。

关键词: 冷战;美国;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特点

隐蔽行动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①。为了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赢得冷战胜利,美国不仅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这一战略,也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实施这一战略,进行了大量隐蔽活动,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其中对中国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尤以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最具代表性。关于美国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迟至20世纪末,还是“冷战中一个极少有人知道但最不寻常的行动”^②。21世纪初,随着美国有关档案的逐渐解密,国内外一些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③。这些成果考察了美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演变,揭露了美国对西藏的秘密活动,但从美国冷战战略角度的剖析尚显不足。本文将主要依据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试图就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特点作一探讨,以期管窥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深化对美国冷战战略的认识。

一、特点之一:持续时间长

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首要特点是持续时间长。美国对中

①关于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及其与遏制战略的关系,详见笔者《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大战略、遏制战略与隐蔽行动等诸战略——美国的冷战战略析论》(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4期)、《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问题析论》(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等论文。

②Patrick French, “A Secret War in Shangri La”, *The Saturday Telegraph*, London, 14 November 1998, <http://www.naatanet.org/shadowcircus/>, 2003-01-08.

③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克纳斯的著作《冷战孤儿》(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1999), 其论文《官方政策与隐蔽计划:美国国务院、中情局与西藏抵抗运动》(“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5(3), pp. 54~79), 康博埃和莫瑞森的著作《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有李晔:《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载《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胡岩:《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郭永虎、李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1949—1969)》(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9期);程早霞的系列论文,如《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载《史林》2008年第2期)、《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秘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60—1972)》(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及其博士论文《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40s—1972)》(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等。

国西藏的隐蔽行动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已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长达20余年,是冷战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对抗的展开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以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为大战略的美国政府改变了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英国策动西藏独立的立场。在美国一些政要看来,“如果共产党真正控制了西藏,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西藏将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①“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企图将其作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②。因此,杜鲁门政府在不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同时,开始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秘密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主动提出为西藏分裂势力提供援助,阴谋阻止共产党接管西藏;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制订并实施“洛伊计划”,积极策划鼓动达赖喇嘛外逃,力图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

艾森豪威尔是冷战期间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热衷于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总统之一。作为二战期间的盟军总司令,他深知盟军的秘密活动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在1954—1955年接连批准了3份绝密的政策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NSC5412、NSC5412/1、NSC5412/2),加强了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我国西藏自然也不例外,在其任内秘密援助西藏分裂势力,为其培训特工,空投武器,成功协助达赖喇嘛外逃,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木斯塘建立武装和基地。根据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艾森豪威尔任内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讨论西藏问题。1960年2月4日,艾森豪威尔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的高官再次讨论了西藏问题,在会上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汇报了中情局支持西藏叛乱武装的行动,请求批准继续实施支持西藏叛乱武装的计划。经过讨论,总统同意继续实施支持西藏叛乱武装的有关计划^③。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继承了其前任的衣钵,继续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1968年1月26日中情局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隐蔽行动的核心机构“303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的备忘录,概述了中情局对西藏行动计划的目标、对目前计划的评估、行动的协调、费用等。文件列举了“303委员会”之前批准的重大决定,其中涉及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有:“1961年2月14日,批准继续实施隐蔽行动计划;1962年12月13日,批准训练西藏游击武装;1964年2月20日,审查并批准继续实施隐蔽行动计划;1965年4月9日,批准重新安置西藏准军事武装;1966年7月8日和11月25日,批准隐蔽的准军事计划(原文件有一行未解密)”^④。这就表明,肯尼迪、约翰逊任职时期,美国政府对我国西藏的隐蔽行动并未减弱,几乎每年都要批准实施一些隐蔽行动计划,以期如该文件所说:“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⑤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联中抗苏,开始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据此也调整了对中国西藏的政策,逐渐减少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但并未立即停止其隐蔽行动。正如2006年美国解密出版的尼克松政府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卷的编辑所说,“在第一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继续对达赖喇嘛及其同伙”进行支持,“包括政治行动、宣传以及准军事活动”^⑥。直至1972年10月5日,即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其领导隐蔽行动

①“Memorandum by Miss Ruth E. Bacon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Sprous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USGPO 1974, p. 1065.

②“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 *FRUS*, 1947,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USGPO 1972, pp. 589~592.

③“Memorandum for Record: Discussion with the President on Tibet”, CI01377,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hereinafter cited as *DNSA*),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④“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 *FRUS*, 1964—1968, Vol. 30, *China, Document 342*, <http://history.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342>, 2012-8-17.

⑤Ibid.

⑥“Editorial Note”, *FRUS*, 1969—1976, Vol. 17, *China, Document 274*,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1976v17/d274>, 2012-08-17.

的核心机构“40 委员会”还批准了中情局在 1973 财政年度对中国西藏实施预算为 437 000 美元的隐蔽行动计划,比上一财年花费的 557 000 万美元减少了 12 万美元^①。1974 年,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加之美国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特别是对西藏分裂势力武装的支持成效甚微,尼克松政府又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美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

由上可知,美国政府从杜鲁门时期开始直至尼克松政府末期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持续时间达 20 多年,这大大有别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隐蔽行动。1953 年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的“阿贾克斯行动”,或 1954 年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加上中情局的早期准备活动,也都只有 3—4 年。1956—1965 年在印尼实施的秘密支持外岛叛乱和消灭印尼共产党的隐蔽行动和 20 世纪 80 年代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反击苏联入侵的准军事行动,前后也都不过 9 年时间。这反映了在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中,中国以及中国西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最高决策机构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西藏,西藏将会成为共产党中国向印度施加影响的基地”^②，“因而会对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构成威胁”^③。因此,除非国际冷战格局及美国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是不会放松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的。同时,这也是因为美国碰到了—个远非伊朗、危地马拉等国所能相比的实力强大的中国,所以,尽管耗费时日,终究无果而终。当然,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更长,这是由于苏联始终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加之美国实力地位的下降需要联中抗苏,因此被迫中止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

二、特点之二：以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

根据冷战爆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48 年 6 月 17 日通过的确立对外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 NSC10/2 号文件,隐蔽行动战略包括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准军事行动^④。但冷战期间美国对各国实施隐蔽行动战略时并未让这 4 个子战略同时进行,而是依各国国情及美国战略目标的不同有所侧重,如对苏联东欧,主要采取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和宣传战,对意大利、智利等国主要采取隐蔽的政治战和宣传战,对伊朗、危地马拉、阿富汗、安哥拉等国主要采取隐蔽的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则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之以隐蔽的宣传战。

隐蔽的政治战是美国对西藏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1959 年 9 月 25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一份重要文件《美国对远东的政策》(NSC5913/1)中明确指出,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目标之一是“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实力;降低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威信”^⑤。这其实是新中国成立后至 60 年代末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美国对中国西藏首先实施了隐蔽的政治战。其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就是秘密鼓动达赖喇嘛出逃。

1951 年 3 月 29 日,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之际,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致绝密函给国务院南亚事务署主任马修斯,汇报了其业已开始的鼓动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请求获得批准^⑥。美国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该建议^⑦。之后,美国驻印使馆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频繁接触,竭力鼓动达赖外逃,还为达赖制定了详细的外逃计划。该计划包括 3 种选择:1. 达赖带着忠实随从乘黑夜悄悄离开(西藏)来到印度;2. 命令 xxx(人名未解密)护送他偷偷离开来到印度;3. 在亚东附近与海因里希·哈里尔及领馆翻译乔治·帕特森接头,由他们护送他越过边界进入不丹一个茶园的简易机场,在

①“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Green) 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 and South Asian Affairs(Sisco)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FRUS*, 1969—1976, Vol. 17, *China, Document 280*,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1976v17/d280>, 2012-08-17.

②郭永虎、李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1949—1969)》，第 86 页。

③*FRU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 USGPO 1974, p. 1072.

④*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Document 29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2001-11-27>.

⑤NSC5913/1, “Statement of U. 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September 25, 1959. PD00593, DNSA.

⑥“The Ambassador in India(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Mathews)”, *FRUS*, 1951, Vol. 7, *Korea and China(in two parts)*, Part 2, Washington, D. C. : USGPO 1983, pp. 1610—1613.

⑦*FRUS*, 1951, Vol. 7, *Korea and China(in two parts)*, Part 2, Note 2, p. 1619.

那里用一架小型飞机把他送到一个永久避难地^①。但达赖此时尚未决定出逃,在结束外地的佛事活动之后还是回到了拉萨。10月24日,达赖致电中央政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美国秘密鼓动达赖出逃的阴谋破产。

美国此番虽然未能如愿,却也开启了达赖出逃之门,为达赖日后的出逃打下了基础。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在阻止中国国家统一受挫的情况下,加强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以期削弱中国的实力。1959年3月,美国对西藏长期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初见成效,西藏发生了大规模叛乱,达赖喇嘛决定出逃。关于达赖这次出逃是否美国策划,目前尚未见到档案资料,仅有一些专著指出,在叛乱发生前几个月,美国中情局和西藏分裂势力的代表就策划了达赖的出逃。曾在西康生活和工作过三年的苏格蘭传教士实为英国特工的乔治·帕特逊(George Patterson)承认,“他的康区朋友在那次事件发生以前的很早时就告诉过他,已经有了一个诱骗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计划。”一个曾插手策划这一行动的美国人也承认了美国提前策划达赖出逃的事实^②。可以肯定的是,达赖这次出逃是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促动其出逃的一个结果,同时中情局又积极协助了达赖喇嘛的出逃。在达赖出逃过程中,他身边有两个经中情局训练的西藏特工,随时和中情局保持联系。中情局则随时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相关情况,并向印度政府通知了达赖政治避难的要求,获得印方批准。经过两个星期的长途跋涉,达赖一行于3月31日逃到印度,从此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中情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也承认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那些由中情局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的陪同,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出逃的^③。之后,美国长期给达赖及其仆从秘密提供活动经费,供其进行反华活动。

在美国政府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中,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④,因此采取隐蔽的政治战、宣传战。采取准军事行动战略,通过暗中武装、训练西藏分裂势力,督促其从事武装叛乱、破坏袭击等活动,或许可直接削弱中国的力量。加之有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积累的一些经验,当时中情局的许多骨干曾是战略情报局的成员,热衷于准军事行动,准军事行动战略也就成为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主要手段了。

美国对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主要采取了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其武装叛乱、给其提供军事援助等形式。

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方面,从1956年开始,美国多批次地在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以及美国本土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秘密训练了至少几百名西藏民族分裂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学习识别地图、武器操作、炸药的使用、无线电收发、跳伞等多种技术。同时接受训练的还有达赖的哥哥土登诺布。训练结束后,中情局又将部分受训人员秘密空投进西藏。这些人回去后收集情报,从事破坏活动,发动或参与叛乱,成为西藏叛乱或从尼泊尔木斯塘基地对西藏发动武装袭击的西藏叛军的骨干分子。正如一个名叫旺堆的叛乱领导人回忆说,他于1956年离开西藏,在海外某地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然后被秘密空降回西藏,在康区开始组织叛乱活动,直到1966年他才离开那里,前往尼泊尔^⑤。

在支持、组织武装叛乱等方面,早在1956年初,中情局就派遣游击战专家安东尼·波什普尼帮助组织了西藏民族分裂分子在西藏东部地区发动的叛乱,并给叛乱分子提供了通讯设备。叛乱分子在西藏东部同时发动了多处袭击,中情局提供的通讯设备也为相距很远的叛乱分子的协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中情局首次以空投的方式给西藏叛军运送武器,“这次共空投了100支英国制造的步枪、

①“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Vol. 7, *Korea and China (in two parts)*, Part 2, p. 1754;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5(3), Number 3, Summer, p. 63; 程早霞:《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第154页。

②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③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33页。

④如1994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长期的政策;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请参阅李晔:《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第5页。

⑤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30页。

20支手提机枪、两门55毫米迫击炮、60颗手榴弹,以及为每件武器配备的300发子弹”^①。1959年2月,美国又空投了第二批武器。这两次武器空投加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的发生。从1958年至1960年,美国空投至少30多次,都是由中情局专有航空公司的人员和飞机承担的^②。

在给西藏分裂势力提供军事援助方面,除了上述秘密训练西藏分裂分子、给西藏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装备等外,在西藏叛乱失败后,美国还帮助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木斯塘重整叛乱武装,将从西藏逃亡出来的藏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武装,为其提供活动经费、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要求他们经常渗透回西藏进行破坏,袭击解放军分散的营地和交通运输线。根据美国政府解密文件,1964财年用于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经费为1735000美元,其中支持在尼泊尔基地的2100西藏武装的经费为50万,给达赖的津贴为18万,装备、运输、设备及训练费用为22.5万,在科罗拉多秘密基地训练费用为40万,纽约、日内瓦等地西藏办事处费用为7.5万(半年),把在科罗拉多受训的藏人空运到印度的费用为18.5万,其它费用(侦察队的设备与供应、储藏计划、在西藏特务网的建立、特务的薪水等)为12.5万,选择的20名藏族官员的教育计划为4.5万^③。从这份费用表可以看出,在1964财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173.5万美元经费开支中,至少有131万用于了准军事行动,占其总经费的3/4,可见准军事行动战略在其隐蔽行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三、特点之三:与他国合作,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并非单兵作战,而是与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印度的合作有个发展的过程。早在50年代初,美国就试图拉拢印度联手援助西藏分裂势力,阻止中国的统一。1950年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在发给驻印大使亨德森的绝密电报中要求其尽快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表明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希望与印度政府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合作”^④,但在随后的会见中被婉言谢绝。这是因为此时印度刚独立不久,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不想卷入美国发动的亚洲冷战中,与中国为敌^⑤。

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加剧后,印度的立场随之发生了变化。1956年达赖访印时曾企图在印避难,印度政府迅即告知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劝回了达赖^⑥。但1959年3月西藏叛乱发生后,经美国政府从中斡旋,印度政府接受了达赖的避难。由此也开始了美印两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合作。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为了加强与印度的合作,美国政府于是年11月派72岁高龄的资深外交官哈里曼率代表团赴印度进行会谈,双方商定:印度在中情局近东处的支持下发展藏人游击力量,而中情局远东处则负责在西藏内部建立远程抵抗运动,木斯塘准军事部队仍由中情局控制^⑦。据此美国、印度与达赖集团通力合作,组建了一支由流亡藏人组成的5000人的武装,名为“22军区”,后改为“特种边境部队”,图谋越境深入西藏后方实施打击。这支武装的总部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印军的一名少将乌班任总监,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治安部长”任副总监,隶属印度政府内政部保安局。印度政府、美国中情局和达赖集团三方组成一个八人联络组(印方3人,美方2人,达赖集团3人)负责筹建,具体分工是兵员由达赖集团负责,分别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境内的外逃藏人中招募,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并选派一批军官到该部进行领导管理^⑧。之后

①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32页。

② 程早霞:《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40s—1972)》,第95页。

③ “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 *FRUS, 1964—1968, Vol. 30, China, Document 337*, <http://history.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337>, 2012-08-17.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Vol. 6, East Asia and Pacific*, USGPO, 1976, p. 545.

⑤ 程早霞:《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40s—1972)》,第71页。

⑥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 34; 程早霞:《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40s—1972)》,第103页。

⑦ Kenneth Conboy,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p. 173~174.

⑧ 唐家卫:《事实与真相——十四世达赖喇嘛其人其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转引自程早霞:《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秘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60—1972)》,第230页。

中情局多次派员对这支武装进行了体能、游击战术、空降等方面的训练,也在美国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为其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这支武装建立后曾多次越境深入西藏执行电话窃听等任务。

为了在亚洲的冷战中削弱中国的力量,在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美国并不满足于和印度的合作,也竭力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给中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具体做法包括:第一,给达赖集团提供活动经费,包括给达赖的津贴、给其在纽约、新德里、日内瓦等地的办事处的经费等,让其四处活动,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和反华宣传。这在前文已有所述。第二,为达赖集团培训政治骨干,包括行政官员和驻外代表等,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从事分裂祖国反华活动的的能力。在这方面,60年代中期中情局实施了一个隐蔽的政治战项目,即由中情局幕后出资,由康奈尔大学出面,培训达赖集团的官员。根据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先后3年共培训了20名年轻官员^①。这些人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了语言、政治、经济、人类学等科目,有些还接受了中情局的特工训练,回去后被安排在中情局与印度情报部门和达赖集团的联合行动中心、达赖集团在纽约、新德里、日内瓦的办事处等重要部门,成为从事分裂祖国和反华活动的急先锋。第三,利用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②。美国在外交上是个非常善于捕捉战机的国家。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迅速抓住时机,采取公开与隐蔽的手段,把西藏问题推向国际社会,利用联合国大做文章,以达到其削弱中国的目的。就其采取的隐蔽手段也即隐蔽的政治战来说,一是“鼓动另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③。由于美国的幕后鼓动策划,马来亚和爱尔兰是在是年10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的反华议案,声称“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遭到践踏”,要求联大进行讨论。美国则公开站出来支持该议案。结果是联大通过了该反华议案。二是让美国前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担任达赖集团的幕后高参,让其为达赖集团在联合国的活动出谋划策。格罗斯是两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政治经验老到,深谙联合国的运作机制,他力促达赖集团向联合国申诉,并很识相地认为在联合国提出关于西藏的主权问题很难获得通过,建议以西藏的人权遭到践踏为题申诉^④。事实证明,达赖集团和马来亚等国在联合国正是按格罗斯的建议操作活动的。60年代,美国又两次幕后操纵联合国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图谋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冷战期间美国在对外实施隐蔽行动战略中不乏与一些国家的合作,如对阿尔巴尼亚的“宝贵行动”和对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与英国的合作,在对古巴的隐蔽行动中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的合作,在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中与巴基斯坦、埃及等国的合作等。但这些国家多为美国的盟国或仆从国。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美国在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中与印度的合作是与一个奉行不结盟和中立外交政策国家的合作,且这种合作并非自始至终的合作,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合作到合作的过程。同时,由于美国深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难以撼动,多次在幕后唆使和操纵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的决议,使西藏问题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给中国施加压力,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都成为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一个明显特点。

四、隐蔽行动战略的后果

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在中国西藏的实施以失败而告终,却也给中国留下了棘手的后患。

冷战期间美国将隐蔽行动战略作为公开外交手段和军事干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⑤,以隐蔽行动战略与公开外交相配合,在不少国家实现了其对外政策目标,如在意大利、印度尼西亚等国成功阻止了

①“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 FRUS, 1964—1968, Vol. 30, China, Document 342, <http://history.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342>, 2012-08-17.

②程早霞:《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40s—1972)》,第75页。

③“Draft of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rbert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n”,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USGPO 1996, p. 767.

④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5(3), Summer, pp. 76~77.

⑤Theodore Shackley, *The Third Option: An American View of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6; John Jacob Nutter, Ph. D., *The CIA's Black Ops: Covert Action,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0, p. 30; William J. Daugherty, *Executive Secrets: Covert Action & Presidenc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4, p. 19.

共产党上台执政，在伊朗、危地马拉、刚果、智利等国最终推翻了左翼政府，在苏联东欧导致了其剧变解体。但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却最终遭到了失败。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是“阻碍中共政权的发展”，“削弱中共政权的实力”，“降低中共政权的威信”。与此相一致，在对中国西藏问题上，美国在 50 年代初极力拉拢达赖鼓动达赖喇嘛出逃，企图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和中国的国家统一。在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后，美国又采取准军事行动，培训武装西藏分裂势力，支持其发动叛乱。在叛乱失败后则在尼泊尔为达赖集团建立军事基地，组建武装，提供武器装备和活动经费，督促其进入西藏进行骚扰破坏活动。这支叛乱武装只是一帮被美国豢养的乌合之众，在其存在的十几年间收效甚微，进入西藏骚扰破坏者多被歼灭，就连中情局官员在向“303 委员会”汇报时也认为其“在西藏内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①。有鉴于此，加之尼克松政府要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和联中抗苏，改变了对华政策，缓和了和中国的关系，逐渐减少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削减了其武装。1973 年 11 月尼泊尔国王访华时，毛泽东主席要求结束这种大家心里都有数的“猜哑谜游戏”。1974 年，尼泊尔军队清剿了木斯塘的西藏叛匪，叛军首领旺堆等被击毙，其余 7 名首领投降，西藏叛乱武装土崩瓦解^②。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彻底失败。

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失败，就其自身原因来说，是由于美国慑于过深卷入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由于美国自身力量的有限性。西藏自元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有着铁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对于这些美国政府心知肚明，因此自始至终不敢站出来公开承认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③。加之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与苏联在全球展开激烈争夺，中情局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都设有工作站，这就大大分散了其力量。因此美国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无论是经费还是武器装备，抑或是介入的人员、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在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美国的任何反华阴谋都是难以得逞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虽未阻碍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实力，但其曾长期暗中扶持豢养的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到处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障碍，也成为国际上试图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反华势力的一个工具。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时日。

在全球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赢得冷战胜利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基本目标。新中国作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为美国遏制的对象，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也就成为美国阻碍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实力、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据此，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了长达 20 多年的以隐蔽的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要内容的隐蔽行动战略，一度与印度进行了合作。但由于其力量的局限性，对手的日益壮大，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这场闹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 作者简介：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4BSS011)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 *FRUS, 1964—1968, Vol. 30, China, Document 342, Note 1*, <http://history.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342>, 2012-08-17.

②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Persian Gulf*. Chicago: Ivan R. Dee, Publisher 1996, pp. 169—170; 郭永虎、李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1949—1969)》，第 90 页。

③ 1959 年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政府一度曾讨论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但后因“反对承认西藏独立比支持西藏独立的声音大”，美国政府认为“承认达赖政府代表一个独立国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藏人利益”，“只有少数国家会跟随”，只好作罢，继续奉行表面不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政策。详见程早霞：《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载《国际论坛》2011 年第 5 期，第 41 页；“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of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Parsons)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USGPO 1996, p. 793.